

# 铁道 游击队

知侠/著  
杨红霞/缩写

—★★★—  
赠读写  
达标手册  
—★★★—

教育部指定必读书目  
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

被译成英、俄、法、德、越等文字。

神威惊碎鬼魂胆，抗日英名天下扬。  
一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经典。

# 铁道 游击队

知侠/著  
杨红霞/缩写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道游击队 / 知侠著. — 长春 : 吉林美术出版社,  
2016.3

(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575-0776-3

I. 铁… II. 知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22209号

## 铁道游击队

著 者 知 侠

缩 写 刘真骅

出 版 人 赵国强

责任编辑 陈 鸣

责任校对 常瑞莲

封面设计 南 木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17

印 数 1—8000册
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

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邮编: 130021

网 址 [www.jlmspress.com](http://www.jlmspress.com)
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75-0776-3

定价: 25.80元

# 目 录

## Contents /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夜谈敌情.....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飞车搞机枪.....    | 18  |
| 第三章 合伙开炭厂.....    | 29  |
| 第四章 来了管账先生.....   | 38  |
| 第五章 政委和他的部下.....  | 47  |
| 第六章 小坡被捕.....     | 57  |
| 第七章 血染洋行.....     | 68  |
| 第八章 山里来了紧急命令..... | 77  |
| 第九章 票车上的战斗.....   | 85  |
| 第十章 初会微山湖.....    | 95  |
| 第十一章 夜袭临城.....    | 102 |
| 第十二章 敌伪顽夹击.....   | 111 |
| 第十三章 进山整训.....    | 119 |
| 第十四章 出山.....      | 125 |
| 第十五章 渔船上.....     | 132 |
| 第十六章 小坡和王虎.....   | 139 |
| 第十七章 地主.....      | 148 |



# 目 录 Contents /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章  | 在湖边站住脚了..... | 156 |
| 第十九章  | 打冈村.....     | 166 |
| 第二十章  | 六孔桥上.....    | 175 |
| 第二十一章 | 松尾进苗庄.....   | 182 |
| 第二十二章 | 站长与布车.....   | 189 |
| 第二十三章 | 拆炮楼.....     | 199 |
| 第二十四章 | 微山岛沦陷.....   | 210 |
| 第二十五章 | 她的遭遇.....    | 220 |
| 第二十六章 | 三路出击.....    | 229 |
| 第二十七章 | 掩护过路.....    | 241 |
| 第二十八章 | 胜利.....      | 256 |

## 第一章 夜谈敌情

### 名师导读

枣庄沦陷了，日本鬼子在这里横行霸道，掠夺中国的资源，残害中国的百姓。土生土长的枣庄青年王强和刘洪在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抗日的道路。与日军的较量才刚刚开始，他们就做出了哪些动人心魄的事情呢？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！

到过枣庄的人，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，煤矿上那几柱大烟囱，不分昼夜地“咕吐、咕吐”喷吐着黑烟，棉絮似的烟雾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。【写作借鉴点：运用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，将烟囱没日没夜地喷烟表现得形象生动，侧面写出了煤矿工人日夜不息地辛勤劳作，以及日本鬼子对中国财富的疯狂掠夺。】附近人家的烧焦池也到处冒着烟。还有矿上的运煤车和临枣铁路（以临城和枣庄为起始点的铁路）的火车，不住地向天空喷着一团团的白云。这四下升起的浓烟密雾，把枣庄笼罩起来，人们很难看到晴朗的蓝天，吸到清新的空气，走到哪儿都是雾气腾腾。风从山样的煤堆上吹来，带着煤沙到处飞舞，煤沙细得打到人的脸上都不觉得。人们从街上走一遭回来，用手巾往脸上一抹，会看到白毛巾上一片黑灰。白衣服两天不洗，就成灰的了。【写作借鉴点：细节描写，突出枣庄地区煤炭多，人们生活环境差、工作条件苦。】下窑的和装卸煤车的工人，在露天劳动的脚夫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整天在煤里滚来滚去，不仅手脸染黑了，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。他们也不习惯时常去擦身和洗衣，因为很难洗得清爽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年到头手脸黑，穿得黑，有钱人就叫他们“煤黑”。

旧社会有多少不平事！正是这些“煤黑”创造了枣庄的财富。【阅读能力点：本句承上启下，交代事件背景。】那山样高的煤堆，是他们从深黑的炭坑里挖出来的。又是他们把煤炭装上火车，运往四方，供给工业的需要，和万家住

户的烧用。可是这些财富都被老财们掠夺去了，被鄙视和受苦的却是这些“煤黑”。日本鬼子占领枣庄以后，夺去了煤矿，许多有钱的先生们，在鬼子的刺刀下为敌人服务。又正是这些“煤黑”们扛起了枪杆，成立了游击队，打击敌人。我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些“煤黑”们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怎样对敌人展开轰轰烈烈的英勇斗争，他们在敌占区的枣庄、临城，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铁路两侧，把鬼子闹得天翻地覆（形容发生根本的变化。也形容秩序大乱），创造了很多英雄事迹。这是后话，现在暂且从头谈起。

鬼子来了以后，中央军（泛指国民政府时期听命于中央政府，实际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队）跑了，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，拉到北山里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合，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。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，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，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（精明强干，勇猛）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。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，一个叫王强。刘洪坚决勇敢，王强机动灵活。他们都是枣庄人，过去在煤矿上干活，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，还练出扒车（攀爬行驶的机动车辆）的本领。【阅读能力点：简洁交代了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、出身背景以及他们的特长。让读者对这两个人物有了初步了解。】他俩被派回枣庄后，山里的斗争就残酷起来，刚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不仅时常遭到敌伪的袭击扫荡，而且还受到当地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排挤。在敌伪的猛烈夹击下，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经常吃不上、住不下，不得不四下分散活动。因此，有半年时间组织和刘洪、王强失掉了联系。以后西边开来八路军115师两个主力团，打开了山里的局面，山里游击队才站住脚，司令部才又派人到枣庄和刘洪、王强联络。

这天傍晚，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，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。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。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地窜着火苗。远远望去，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。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，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（燎，熏、烤。烟熏和火烤，比喻酷热或干燥）似的，在迎着晚风飘抖。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，在电灯下闪闪发光。

西车站下沿，就是枣庄的西郊了，这里有一个陈庄，百多户人家，大都是下窑的工人，和车站上的脚夫（旧社会对搬运工人的称呼），还有几家炭厂。这庄

除了炭厂烧焦卖，各个住家也在烧，因为烧焦是死利钱（在本金基础上增加的钱数），100斤煤能烧70斤焦，1斤焦能卖2斤煤钱。70斤焦就能买140斤煤，所以烧100斤煤的焦，净赚40斤煤。男人们下窑去了，女人们虽然忙着家务，但也会抽空在小屋旁边挖个坑，填上煤烧起来。天黑下来，这个小庄子，到处都冒着烟，地上到处都喷着火苗。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，车站上有鬼子，所以天一黑，街道上就没有人了。

天完全黑下来以后，从庄西走来一个人影，绕过两个焦池，来到一家大门前，他把门推开，走进院子里。

“老王哥在家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一个浓眉方脸的人，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，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，眨着黑黑的小眼，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。【阅读能力点：肖像描写，通过描写人物外貌而非直接交代人物身份，引发读者好奇。】在黑影里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。“我！从南乡来的！”客人走过来，一把抓住主人的手说，“老王！你不认识我了么？”

王强嘴里咕哝着：“是谁呀！”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，仔细打量着，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：“咦！”他扬着浓浓的眉毛，咧着嘴巴狠狠地“咦”了一声，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，把客人拉到屋里。

“啊呀！原来是你呀！老周！你怎不早说呢？真想不到呀！”

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，感到说不出地惊喜。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，自己用火点了两支，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，看看家人正在吃饭，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：

“走！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！咱们好好拉拉（本指连续不断的样子。这里指好好聊聊），回头找到老洪，咱们痛快地喝一气！”

两人出了门，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，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。老周往里一望，这是一个四周围着短墙的小炭厂。中间有个炭堆，旁边有些筐筛铁铲等工具。院子四周靠近短墙的地方，有几个焦池在熊熊地烧着。所以这里显得烟气特别大。老王开了栅栏门，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。

王强点上了灯，说：“这里还僻静些，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我去找老洪去，马上就回来！”

老周知道这老洪就是刘洪，因为在一块时候长了，叫顺口了，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。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，可是都叫他老洪，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。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，原是由刘洪负责，因为老洪没有家，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。

老周问：“老洪住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”王强指着东边那个地铺说，“我们两个，都住在这里。有时我也到家去住。”说着就出去了。

老周看看这个小黑屋，确有两个地铺，临门一张小桌，两条粗板凳，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，窗台上有些锅碗盆罐一类的东西，显然他俩也是在这里做饭吃的。他和老洪、王强过去在山里，曾在一个连队里作过战。他看到这些摆设，想到刚才王强乌黑的面孔和满身的煤灰，他感到对方真成了一个道地（真正、纯粹）的枣庄人了。老周不由得回想起在山里一道打游击的时节，初进山时，老洪、王强他们的脸也是黑的，以后用山沟的水渐渐地洗干净了，由于常睡草铺，衣服上的煤灰味换上枯草味了，只是在密密的布纹里，还有着些看不出的煤灰，直到换上了军装，身上才完全看不到煤的痕迹了。唯一剩下的就是眉毛黑，只有在那眉毛中间还隐藏着些微微的煤污。现在为了执行党的任务，他们又生活在这煤灰里了。【阅读能力点：一个“又”字，体现出刘洪和王强的革命精神，一切听从党的指挥，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，甘愿重新回到这个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。】

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，火车在轰隆隆地响着，远处还隐隐地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，老周想到过去他们在一块的生活，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。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，后来被提拔为排长。他有着倔强的性格，个子虽然不高，可是浑身是劲，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，牙齿一咬，就知道他下了决心，任何困难都会被粉碎。【阅读能力点：通过老周的回忆，向我们形象描绘了还未正式登场的刘洪这一勇敢、坚定的革命人物形象。】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，他用一挺机枪掩护了整连的撤退。他趴倒在坟头上，打倒了十多个敌人，最后灵活地避开敌人的火网，安全地追上队伍。老周想到这里，他真想马上见到老洪，心里才感到松快。

不一会儿，王强回来了。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，另一手提了一

手巾烧饼，放在桌上。

“找不到老洪！一到天黑，你别想摸着他的脚迹！”王强斟了两杯酒说，“咱不等他吧！你也许早饿了，一边吃着一边拉吧！”

“外边……”老周警惕（指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或错误倾向保持敏锐的感觉）地向门外望了一眼。

“没有什么！我进来时，把栅栏门扣上了，老洪回来会叫门的。”王强说着把门掩了，并笑着问老周，“你啥时回来的？山里怎么样？”

“我回来四五天了，”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，“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，义勇军改为苏鲁支队，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，编为三营，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。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（一种军事行动。当一方的军事实力对另一方有压倒性优势时，则采取封锁、围剿、隔离等扫荡手段来消灭另一方的残余兵力），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，又常给我们摩擦（本指物体间紧密接触，来回移动。这里指国民党给共产党抗日制造阻力），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，一方面防鬼子，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。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，武器还不齐全，活动的地区又小，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，通过我哥哥的关系，在家乡活动。因为他在这一带威信（威望和信誉）很高，咱们三营又都是这一带的人，地方群众关系也好，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地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，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急情况时，可以跳过来隐蔽地休整一下，再投入战斗。要知道，敌人在山里的扫荡越来越残酷了，只有插到敌据点附近，我们才能更安全呀！”

“对！”王强连连点头说，“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。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，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，接济（以财物等资助他人）接济部队。说实话，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……”

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，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，他笑着说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！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，好几个月没有音讯，司令部很担心，生怕你们遭到危险。”

王强摇了摇头说：“没啥危险。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。可是，我们有啥法子呢？我和老洪都不识字，又不好找人写信，我们去吧，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这次出山，司令部特别叮嘱我一定要联系上你们，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，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，就到西南山边小屯去联系，我家就在那里，离这七八里路。我那里经常有交通（抗日时期称联络员为“交通”）和山里联络。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，了解下你们活动的情况，好向山里汇报。”

“这太好了。过去我们和山里断了信，可把人憋死了呀！像两个没有娘的孩子似的，我和老洪老蹲在一起喝闷酒。【阅读能力点：“像没娘的孩子”，写出了王强和刘洪信任组织、依靠组织、积极抗战的情怀。】这一下可好了。今后有啥事，就到小屯去找你们和山里联系吧！”说到这里，王强兴奋起来了，他举起杯子说：“干一杯！”两人就一饮而尽。

饭后，两人点上了烟，隔着小窗，望着外边，天已阴起来，老周转过头来说：

“老洪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

“他可没个准，常常到半夜才回来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先谈谈吧，你们到枣庄后，这几个月来的活动情况怎样？”

“还是等老洪回来谈吧，啥事都是他领着干的，我又说不好。”

“你先就知道的谈谈，老洪回来再补充一下就行了。老王，就我个人说，也很愿意早听听你们在这里的情形。老王，开始吧！”

“怎么个说法呢？又从哪里谈起呢？”王强愁得抓着头皮说，“咱这些老粗，叫干点什么还可以，要是叫用嘴说，那就难了。”

“随便谈谈吧！想到哪就说到哪。先说，你们从山里回到枣庄，怎样安下了身，还有敌人的情况，你们进行了哪些活动。”老周笑着说。

“好！”王强咳嗽了一声接下去，“先说怎样安下身吗？那还不容易，我俩都是枣庄生的人，自小在这里长大，老洪虽然没有家，可是早年咱在一块下窑，他常住在我家，像我家的一口人一样，这事村里人谁都知道。所以没几天，我们都弄来了‘良民证’。

“住下以后，找个什么营生来干呢？年轻人没有正当职业掩护，是会惹起怀疑的。过去我俩下窑，现在鬼子又开了工，正用人，一去就行。可是老洪和我商量了一下，我们都不愿意去干，要说往年下窑苦，四块石头夹一块肉，现在鬼子

可更狠，他只要你多挖煤，可不管你的死活，一不小心，轻则皮鞭抽，重则刺刀捅。鬼子在公司四下设着岗，谁敢动一动，就机关枪嘟嘟。【阅读能力点：这几句话表现出了鬼子的残暴，以及他们对中国百姓的奴役，也从侧面说明了地下工作者的不易。】说到工钱，少得顾不上吃。过去一些老下窑的都不去干了。逼得鬼子没办法，从山里和河北抓来成千的俘虏，到矿上做苦工，四下安上铁丝网，每天只给几个黑窝窝头。老洪那个烈火般的脾气，他哪能受那个气呢？同时我们到这里的任务，还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。下窑被困在里边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左思右想（指多方面想了又想）危险多，好处少。所以我俩决定不去搞那老营生了。

“干什么呢？老洪说：‘吃两条线！’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。晚上，他就去约会（联合，聚合）一班子人，扒鬼子的火车。说起吃两条线，你恐怕有些不懂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条吗？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！往年下窑出苦力，顾不上生活，挖的煤像山样高，一列列火车日夜不停地往外路运，大肚子赚的钱数不完，福享不尽，难道我们瞪着眼望着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煤炭，像流不尽的水一样运出去，而我们就老实地饿着肚皮吗？我们饿极了，就扒上火车，弄下几麻包烧烧，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！难道这不应该么？说起这班扒车的人，都很有种，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。老洪扒得最好。有时在火车上遇到押车的车警，就得拼命。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，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黑疤。他急了，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，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，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，又可以捅车警。这样一来，押车的车警软了，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的。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，以后这班子扒车的，送几个钱给他们，他们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打马虎（也称“打马虎眼”。指用似是而非的言词和行动搪塞别人）算了。这班穷兄弟都很服帖老洪。因为他勇敢、讲义气，扒车又扒得好，能为穷兄弟们撑腰。遇事，老洪一叱呼，说干啥就干啥，像一群小老虎似的。这次回来，他又想起搞火车了，他说：‘搞鬼子的更应该！’老洪的意思是想领着这一班子人打鬼子。老洪就这样住下来了。【阅读能力点：本段交代了刘洪凭着自己的勇敢和讲义气，带领一班穷苦兄弟吃“两条线”的情况。】

“我呢？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，可是想想，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。后来我就

利用我父亲的关系，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（指专门从事搬运的人）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。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，以后当过脚行头，现在老了，不能干了，经他一说我很容易就上去了。开始老洪不同意我干，他说：‘你干那个有啥意思呢？出力受气，还是扒车来得痛快，你没钱我给你。’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。因为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，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，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，货物都经我的手，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，我都知道。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去搞车，一搞一个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，连声叫道：“好！好！”他听到他们搞车的情形，听得很入神。过去他们在山里打游击，有时闲下来，也谈谈在枣庄时的情况，也听说他们会扒火车，可不知道里边还有这些详情。老周望着王强接上一支烟，听他说下文。

“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，鬼子在站台对过（指街道、空地、河流等对面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），开了一个国际洋行。就像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，可是又不大像，因为它的权力很大。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，从外边运进来的东洋货，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，都得经过这个洋行。商人往外发货，都得向他们要车皮。

“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。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受伤的军官，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，就下来做买卖，吸中国人的血。听说大掌柜是一个大尉。我亲眼看到，亲手摸到，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、煤、粮食，不分昼夜地往外运，像淌水似的。多心痛呀！接着又把些熊东洋货源源不断（形容接连不断、连绵不绝）地运进来。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的手装卸的。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的，养得胖胖的。他们有薪水，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，还克扣（非法扣减应该发给别人的财物）我们脚行。洋行成立不久，由于货太多，他们从站上脚行里抽出50辆常备小车，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。我被抽上了，编队的时候，选二头，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，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行头，大家都推我做了二头。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！”

说到这里，王强皱着眉头，对老周说：“老周！你说，我过去在山里咱队伍上当班长，现在竟给鬼子脚行当起二头来了。这不是笑话么？”【阅读能力点：语言描写，表现了王强对鬼子的忿恨。为了革命事业，他屈于为鬼子使唤。】

王强说着，又从瓶里倒了一大杯酒，狠狠地灌下去。老周发觉他的脸色很难看，知道他心里不舒坦，便安慰他道：“为了工作才这样。”

王强点点头，大声地说：“要不是为了工作，谁干这个！”

老周说：“你们不但干得对，而且把自己安置得很好。老洪那一伙能扒车的，将来组织起来，在火车上很有用；你在车站上，和鬼子打交道，了解敌人的情况，这也是很要紧的。那么，现在谈谈敌人在枣庄的情况吧！”

“说到鬼子吗？大部分住在公司里，车站上。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。现在又正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，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。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。汉奸每天办保甲（旧时代统治者通过户籍编制来统治人民的制度。若干家编作一甲，若干甲编作一保。保设保长，甲设甲长，以便统治者对人民实行层层管制），十家连环保，一家出事九家受累。居民都领良民证。鬼子整天出来，在街上抓人。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。大队的鬼子，三天两头出发，到山里扫荡，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。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，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。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，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，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，就没见出来的，枪毙了，也得有个响声呀！住在附近的老百姓，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。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：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，都叫洋狗咬死，刺刀穿死。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，给鬼子新兵练刺刀，训练洋狗。那里有几十根木桩，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，穿死、咬死就扔进去，撒上一层土，再扔进一批，又添上一层土，你说鬼子多残忍！”

【阅读能力点：这段描写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鬼子的残忍。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，不容遗忘。】

说到这里，王强的眼红了，里边像有一团火在燃烧。他愤愤地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，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。他干咳了两下，又接着说：

“还有，煤矿上有个医院，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，给负伤的鬼子治疗。原来在这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，都换上日本医生。中国人也留用了几个，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。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睡觉。开始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，可是以后渐渐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早上一去上班，总见手术室地板刚用水洗过，可是墙角，手术台脚，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。天长日久

(时间长,日子久)都是这样,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,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吗?可是病房的鬼子开刀的并不多呀!没过多久,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。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,天快亮的时候,汽车又开走了。有一个老百姓偷偷地隔着窗户往里看,只见开来的汽车,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。他心里想,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给中国人看病吗?可是天快亮,汽车开走时,车上却不见人影了,只见那么多麻袋包,血顺着麻包往下流,里边装的什么呢?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,供鬼子大夫做活体解剖的试验品。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,毒不毒!”

王强“砰”的一声,捶了下桌面,酒杯被震得跳起来,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,望着老周。【阅读能力点:“酒杯被震得跳起来”形象地表现出王强内心对鬼子的仇恨。】老周的脸色铁样地严肃、沉重,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。他想到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据地的老百姓,原来都是这样悲惨地死在这里。小黑屋里沉静下来,只听到外边矿上机器的嗡嗡声。就在这沉静的夜里,也许鬼子又在大兵营、宪兵队、医院里残暴地屠杀着中国人。王强沉默了一会儿,又说下去:

“在这种情况下,是个中国人,能平心静气吗?老洪那个脾气,你是知道的,鬼子这样屠杀(故意对人进行的一种大量杀戮行为,通常与战争犯罪或暴行相关)中国人,他还受得了?我们出山时节,带回了一把十子连的手枪。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,一有机会,我俩夜里带着它,去摸鬼子的岗哨,混过去,打倒就跑。鬼子戒严、查户口,他能查出个屁?我们都是本地人,又在夜里人熟地熟,他有什么办法,就这样,我们也干了几回,消消肚里这股闷气。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,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,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。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,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,心里说:‘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,心里才解恨!’一天,老洪对我说:‘老王,咱们干了他们吧!’我说:‘行!’老洪叫我侦察一下,在一天夜里,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!”

“啊!杀了吗!”老周沉闷的脸上,马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当然杀了!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(形容在泥泞道路上行走的状貌。比喻

办事拖沓不爽快)，他说杀哪个，还跑得了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杀得痛快！”老周听了王强说半天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残暴，心里一阵阵发沉，像坠了上千斤的石头，【写作借鉴点：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，写出了老周听到无辜同胞被屠杀后的悲愤。】这一听杀了三个敌人，才出了一口气。

“说杀了三个是假的，”王强笑着说，“杀了两个半，有一个没杀死，第二天又活了，这只怪我，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。”

“你说说，你们怎么去杀的！”老周想听个详细。

“是这样。”王强慢慢地说下去，“我不是小车的二头吗？每天晚上九点钟左右，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，大伙都换班回家了。可是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账。当天装多少件，卸多少件，工友该分多少钱，我领了再发给他们。就这样我和三掌柜金三混得很熟。有时晚上结完账，他也留我坐一会，给我一支烟，递我一杯茶，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：‘王的，你的好好的干，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！’我知道这是他拉拢（指采用手段使人靠拢自己）我，好让我俯首贴耳（像狗见了主人那样低着头，耷拉着耳朵。形容卑屈驯服的样子）地为他们效劳。我就应付着说：‘谢谢，太君以后升官大大的！’他听了也高兴得哈哈大笑。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，倒倒茶，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。日子长了，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，鬼子也不避讳（本指中国封建社会君王或尊亲为了显示威严，规定人们说话中避免直呼其名或在行文中直写其名，而以别的字代替。此指回避，避忌）。有天晚上，是个机会，我和鬼子三掌柜结账结得晚了，大约有十点多钟，大掌柜、二掌柜都睡下了，这个矮胖子的金三打着呵欠也想睡，我装着收拾东西拖延着时间。等三掌柜也睡下了，我把电话机偷偷地搬到离床远些的地方，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。

“当晚我找到老洪，把情况一谈，他说：‘干！’我说：‘行！可是枪呢？’有三个鬼子，我们两个人一把枪是够搞的。搞不利索，洋行对过就是站台，站台上把守着鬼子，并有流动的哨兵，是容易出危险的。老洪说：‘枪不够，用刀砍！再找个帮手就行了。’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。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，很勇敢，他一口答应了，愿意和我们一道去。三个人一把短枪、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，一个人打一个正好。可是又一想，洋行离站很近，枪一响，站台

上的鬼子听见，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？商量了一下，进去都用刀砍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放枪。我头里领路，夜里12点以后，我们就到洋行去了。

“他们在一个拐角黑影里等着，我悄悄地摸到门口，把大门弄开，让他俩偷偷溜进去，我用手指着南屋，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的，他们不知道怎样开法，我上去，把门用力往两边一拉，拉开了，屋里的电灯还雪亮。我一愣，老洪带着彭亮早跃进去了。只听里面鬼子一阵乱叫，等我跳进去时，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。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，滚到地上乱叫。我急了，夜深人静，声音传得很远，不能让他叫下去。我跑上去，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。枪一响，我们就溜走了。我们汗流满面（形容极度紧张或非常劳累）地跑回家里，听听车站上，并没什么动静。原来，在屋里打两下手枪，外边听不清楚。所以车站上的鬼子并没有发觉。事情办得倒还利索，很痛快。这三个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军官，总算没逃出中国人民的手掌。

“可是，我躺在床上，又一寻思，一个心事缠得我一夜睡不着觉，第二天怎么办？去上班还是不去呢？不去吧！准惹起怀疑，平时都是一早按时到车站上值班，怎么就偏偏这夜出了事就不来了呢？不用说，不等吃早饭，就要被抓去了。反过来一想：去吧！杀了鬼子，心里总是一个事，一露出不自然，就出毛病。最好的办法是晚上逃出去。可是这一跑可就证实了，家里人准受连累。连夜和家人一道跑出去吧？鬼子四下有岗，不好出去，天已快亮，也来不及了。我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就去找老洪，要他给拿个主意。我就是有这个毛病，啥事也能干，就是拿不定主意，要是灾祸真临到头上了，我也能对付过去，就是在事前事后多犯寻思，老洪说我太犹豫。可是我一见老洪的眼睛一瞪，也就有信心了。所以我一有磨不开（方言。想不通，行不通）的事，就找他商量。一见到他，老洪说：‘这点小事，你嘀咕什么呢？他又没有抓住你的手，怕什么？’我说是呀！他说：‘这三个鬼子还不该杀吗？’我说该杀呀！他就说：‘那你明天就理直气壮（理直，理由正确、充分。气壮，气势旺盛。理由充分，说话气势就壮）地上站去，啥事不要怕，越怕越有鬼上门！’老洪的话也对呀！他这一说我心里踏实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。

“在站上，我点了点人数，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。我说：‘走！到洋行去